

并不是西夏灭亡以后。政治冲突与宗教崇拜两者之一或许为西夏末期王室成员入藏的主要原因。

西藏的夏尔巴人和西夏亡国后境内党项遗民的去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可能和隋唐以来世居四川甘孜地区的土著族群即弭药(木雅)有亲缘关系。在西藏樟木的夏尔巴人,四川丹巴嘉绒藏、康定的木雅人中流行的“西夏皇族后裔说”,很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术观点经由媒体传播、炒作和输入的结果。

第一节 唐古特蒙古循踪

“唐古特蒙古”指今鄂尔多斯地区,以唐古特为名称或姓氏的若干蒙古部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鄂托克前旗与鄂托克旗境内,目前人口约为8000过一点。

聚居于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公乌素嘎查一带的叫做布日耶沁唐古特。布日耶沁,汉语意思为号手。他们自称:是黄河两岸古代蒙古部落之一,是西夏国的臣民。西夏被蒙古灭之后,唐古特氏蒙古人归属大蒙古,故称他们为唐古特部。归属后的他们承担了传送蒙古军令的任务(即吹军号),到了明、清时期,他们的义务只剩下保护成吉思汗的金号和祭祀成吉思汗金号。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成吉思汗陵查干苏鲁克大奠之日,布日耶沁唐古特人聚集在宫帐之前,举行盛大的祭祀成吉思汗军号活动。

鄂托克旗的唐古特氏人有好几个分支。除上述布日耶沁唐古特人外,还有五百户沙日唐古特、沙日音高林(有人说沙日音高林就是萨拉乌苏河)唐古特、乌尔都(南部)唐古特、上唐古特、下唐古特等。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阿尔巴斯苏木一带的唐古特人,大部分属五百户沙日唐古特的后裔。今鄂托克前旗城川苏木一带的唐古特人,也许是沙日音高林唐古特。^①

^①仁钦道尔吉:《蒙古族唐古特氏人群中有西夏遗民》,《内蒙古史志》,2005年第4期。

关于这些唐古特蒙古人的来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们是西夏亡国后迁入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夏部族的后裔。这样说的主要依据是《秘史》中的一段记载。其文云:

亥年,成吉思合罕升天矣。升天后,与也遂妃以极多唐兀惕百姓矣。

比利时学者田清波认为“也许这一事件才可解释为什么现代蒙古人中有西夏人(唐古特)”。^①然而,也遂妃所有的这批唐兀剔百姓下落何方,这在已知的蒙元史籍中都找不到对应的记载。最早提到唐古特蒙古的文献是1662年成书的《蒙古源流》。据该书记载,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死后:

于是九罕析产也。诺延达喇据有四营;拜桑忽尔,癸未年生,居右翼之扣克特·锡巴固沁、乌喇特·唐古特二部;卫达尔玛癸未年生,据右翼之达拉特·杭锦,墨尔根·巴罕二部;……事实上,九世纪以来,沿着黄河河曲一带就有唐古部落世代延续。^②

这里的乌喇特·唐古特,从九汗分割地盘和部落的意思理解,当为乌拉特旗一带的唐古特人。但是同样由于史籍阙载,也很难断言他们与今鄂托克地域的唐古特蒙古人有无关系。

历史上,西夏人迁往蒙古地区并且同化于蒙古族的事实的确是大量存在的。《史集》记载的唐兀剔异密不劣的故事最为典型。其文曰:

出自唐兀惕部落的异密很多。成吉思汗曾从他们之中带来一个兀察罕(*aujagan*)那颜;当他十五岁时,成吉思汗将他收养为子,称他为五

^①田清波:《鄂尔多斯志》,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档案馆编:《鄂尔多斯研究文集》第1辑,1984年,第61~62页。

^②(清)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卷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4页。

儿。他统辖成吉思汗的主要千户。……还有一个异密,名叫不劣(*bureh*)那颜,也是成吉思汗从唐兀惕带来的。当兀察罕那颜被授予重任时,这个不劣那颜便统辖了他的千户。他是(成吉思汗之妻)孛儿帖旭真大斡耳朵的大异密,兼管其他三个斡耳朵。在我国,阿术(*aju*)速古儿赤(*sukurji*)和他的儿子脱黑鲁勒札(*tugruljeh*),是这个部落人。

事情的缘起和有关不劣的故事如下。十三岁时,他从唐兀惕(地区)当了俘虏被押送了来。他在斡耳朵里放牧牛群。有一次,成吉思汗在猎取野兽时看见了他。(不劣)将自己的帽子置于棍端,恭恭敬敬的站立着,端着一只碗。成吉思汗问道:“你在干什么?这是什么?”他回答道:“我是唐兀惕人,是你带来的遭受劫掠的成批人群中的一个孤独忧愁的孩子。我把帽子放在棍端说让我们两个之中有一个当上司吧。帽子比我高,所以我伺候它!”成吉思汗很喜欢这番话,又因为从他身上看出了能干和心灵成熟的迹象,便把他带到自己的大斡耳朵里孛儿帖旭真,(在那里)他在(汗的)厨房中担任烹调。因为幸运帮了他的忙,(不劣)便逐渐腾达,当上了百夫长。后来,他又当了(成吉思汗)直属千户的长官。在窝阔台合罕时,当乞台国被完全征服后,(合罕)将那个地区以及在那个国家里的军队,完全交给了他。就是这些!①

除了战争的掳掠之外,也有大量的唐古特人仰慕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声威,进而乐于以蒙古人自居,久而久之,自然也就被蒙古族同化。关于这一现象,《史集》如是说道:

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刺亦儿、塔塔儿、斡亦刺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

①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7~238页。

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①

诸多史实表明,今日鄂托克地区的唐古特蒙古人中确实存有迁入西夏后裔之可能。然而,也有史料显示,这里的唐古特人早在成吉思汗的大军到来之前就已长期存在。

早在唐代中叶,代北、云州、天德、振武及胜、麟、府等州,就有不少党项部落分布,学术界统称为“北路党项”。^②辽代伊始,阿保机、耶律德光父子就策动了一系列针对北路党项的征服战争,结果是在这一地带建立了以西南招讨司为核心,以天德军、云内州、东胜州、金肃州、河清军、镇西军等边镇为主干,以涅刺部、斡突乌古部、梅古悉部、颡的部、匿讫唐古部、鹤刺唐古部、南唐古部等部族武装为辅助的边防体系。^③

《辽史》中的“唐古”一名出自契丹语,“党项”一名源于汉文史料。前者很可能因袭了突厥人和回鹘人对党项的称谓“*tangut*”。^④入金以后,女真统治者在西京路(今山西大同一线)下仍置唐古部族节度使。

《金史》中的“唐括”、“同古”等皆为“唐古”一词的异译。^⑤西夏在鄂托克地区的建置为宥州。大约在1224年前后,此地很可能就已随着银州的沦陷而被蒙古军攻占。《元史》卷119《木华黎传》载:

甲申(1224年)秋九月,攻银州,克之。斩首数万级,获生口、马、驼、牛、羊数十万。俘监府塔海。命都元帅蒙古不花守其要害而还。

①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6页。

②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的党项分布》,《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张云:《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

③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汤开建:《契丹境内的党项分布》,《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④杨浣:《论〈辽史〉中的唐古诸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⑤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弭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